

街上路燈半明半昧，前方茫茫，黑，無窮盡，男人自車上拾步而下，喉管嘔出最後一口烏氣，遺臭纏和清風，冷暖碰撞，如水融於水，交融於無痕。霜風入肺，死命拉緊外套，像古埃及人包裹最後一個木乃伊，他低下頭，鋼筋鑄成的高樓環繞，燈火零落，不過六七點，多有餐館閉門迎客，偌大廳堂，無一人安坐桌前，堂食、謝絕。一個巨大的墨水瓶閉合天地，這裡是黑，那裡也是黑。平整紅磚路上，只有稀星皓月、伶仃數人，像殘局裡的黑白象棋，僅餘一兩位士兵在堅實守衛皇城。

王在等待被將軍。

一時不察，男人撞上路人視線。若換作平時，他說不定會估測她從腰到腳底的長度，凝視她空茫的美瞳，直到那雙連有色眼鏡也壓不住疲憊的眼瞪大或別開。但至少，不能是現在。手指不自覺捲縮，斷掌合攏，冰涼指尖不住摩挲掌心，試圖擦起星點火屑，卻無果，他的手輕顫著提起、壓下帽沿，鼻翼洩出的蒸汽回彈，他含著胸、加快了腳步，路旁的暗綠草叢像藏著三萬條毛蟲，漆亮眼眸窺視。窗呼嘯，咆哮著掉落，一地殘垣，彰示它的不甘，卻也只能為風卷雜，不得在空中停留多半秒。

他沒有回頭，去端詳路人的神情，或是多望一眼那破碎的窗戶，它沒有砸到自己身上，與己何干，至於會否有人受傷，則不在他的考慮範圍之內。他只管累，哪管沉夜裡。何況，他正有要務在身。風壓佝僂了他的脊背，模糊了他的雙眼，霧靄蓋天，嘴裡像安置了部壓縮式抽濕機，沒有一絲水分。

腳步匆匆，在拐角前猛地一頓，一隻眼睛露出，閃著警睿的光芒，細細觀察街上。此處，那處，都沒有，黑帽藍衣人的身影。「呵」，破碎的氣息自他嘴中吐出，鞋尖謹慎地前挪動三十厘米，復又三十厘米，三十厘米，三十米。

鞋尖壓上紅磚與門框間的縫隙，裡面塞著一團黏膩的香口膠，被咬過的，曾經也被人含在嘴裡，以牙刀翻來覆去、細細研磨，舌尖上頂，粘於上顎，卷起，復又置於齒刃之下。直到它在口中喪失了最後一縷甜味，被口水浸得溫軟的膠，便被隨意地吐在地下，冷去，甚至吝嗇於給它一張安詳的紙巾，粗糲的鞋底也將刻意繞過平滑的它，以致於，在男人踩下去之前，還是拱起的半球狀。

男人眉頭緊攏，運行良好的牛頓擺置於眼眶裡顫動不停，腳底用力，剮蹭頑固的膠狀物。頭稍前伸，夜的眼睛瞅了店面半天，他低首瞥了眼手機，將溢的唾液讓人直得吞嚥。刺耳鈴聲催促他趕下決定，望著店面打瞌睡的店員，他閉了閉眼，握緊了口袋裡尖銳的物體，手上傳來的冷痛感刺醒思維。

原本朝著店面的鞋尖轉向一側，那裡，無燈，無人，惟有不時傳來的「吱吱」聲還帶有生命的氣息，讓人恐懼的生命氣息。「踏」，褲腳微潮，厭惡在心中濺起，卻無他法。他不能再到公園去了。

輕敲門扉，門半開，一個白衣黑褲的老頭子探出半個禿頭顱，渾濁地環顧濕巷，半響，才把門縫撐出可容一人通過的寬度。男人捲著身子，紙插入書籍，沒入暗室。

光源處，嗦麵聲遍佈廳際，不同的人坐著，甚至奢靡到可以有一張桌子，供人放碗。在狹小隱處，男人望見了他的同事，外套脫掉，露出內襯的熒光綠衣，埋首，一絲絲抽起

麵條，附湯汁，任麵條與熱湯在口中打轉，他沒有表情，眼中死沉的原石卻被錘出翡翠來。他瞥見了他，他看見了他，誰都沒有出聲，只是低頭，沉浸在偷來的片刻中。

麵上了。

那碗麵缺少了蔥花，油微凝，牛腩柴嫩參差，麵也泡得有些坨掉了。

但很燙。

不必與寒風共晚膳，是他最近最最幸福的事。